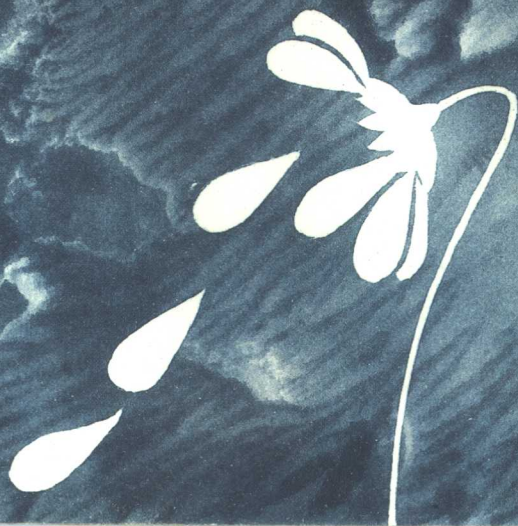


# 西王妃洪宣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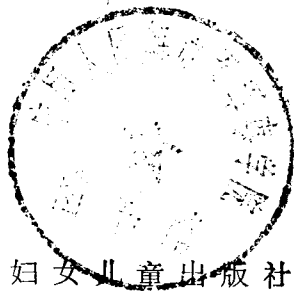




2 034 9201 4

# 西王妃洪宣娇

庐山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西王妃洪宣娇

庐山

---

|             |                |              |           |
|-------------|----------------|--------------|-----------|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 787×1092毫米32开本 | 7.875印张      | 160,000字数 |
|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86年7月第1版     |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           |
|             | 2插页            | 印数 1—29,700册 |           |
|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 10377·55 | 定价: 1.15 元   |           |

---

## 内 容 简 介

洪宣娇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是天王洪秀全的胞妹、西王萧朝贵的王妃、太平天国女军统帅。关于她，民间的说法是：勇武足备，艳绝一世，同时还有许多风流韵事。史学界对她的出身，还有一些争论。

这部作品，以洪宣娇的爱情生活为线索展开情节，以冷峻的笔触，客观地再现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由盛到衰的历史。作品极为生动地塑造了洪宣娇这位勇敢、机智、美丽、大义凛然和有着纯洁爱情的人物形象。作品构思不落俗套，情节起伏跌宕，语言优美流畅，在爱情描写上别开生面。

作者的长篇小说《忠王李秀成》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一定反响。本书是作者创作的太平天国系列长篇中的一部，在历史小说、传奇和通俗文学的创作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读后会收到新的启示。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七哀诗》

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李珣：《巫山一段云》

夜色十分宁静。天空一片混沌。

带着初春寒意的浓雾，从深不可测的高空一泻而下，压在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枯枝上，发出一种奇妙的令人震颤但却又很舒服的声响。六朝古都南京城笼罩在一派朦胧之中。那高大坚实的城墙勾勒出乌黑而阴沉的线条。城头上昏黄的灯火可怜巴巴地映着眼睛。颤抖地从空气中传来的三更梆鼓和值更清兵有气无力的吆喝是那么单调、凄凉。

郊野，水陆两路七十万龙腾虎跃的太平军将士，已把这座江南名城围得水泄不通。

此刻，西门外的太平军大本营灯火辉煌。二十四座营盘延绵不绝，逶迤数十里。天王洪秀全的临时行宫更是烛火通明。他的三十六宫王妃，众星拱月般团团围着他，把这不算狭窄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然而没有一个女人敢于小声讲一句话，甚至不敢正眼一瞥这位威严的君主。屯兵南京城下十余天，战争无尺寸进展，天王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烦躁。

行宫内陈设不多，按照想象中的皇宫的格局布置而成。屋子中央搭有一座四方的木台，台子上安放着一张权充龙椅的太师椅。椅子前方是四盏高大的烛台。小臂粗的龙凤烛欢

快地燃烧着，弥散出柔和的清香，丝毫都没有“泪干成灰”的遗憾。木台后首的壁上悬有一只巨大的耶稣蒙难十字架。这一切增添了屋子里沉重、肃穆的气氛。烛火闪烁，把洪秀全丰腴的脸庞染成古铜色。他端端正正地坐着，视线在几公尺外的空间凝聚成一个焦点。仿佛是那摇晃的火头搅得他神思不安，他突然伸出右臂在头顶划了一个弧圈，凛然喝道：

“通通出去！你们！”

声音郁闷，似还掺有一丝忧愁。

从广西打到南京城下，转战数千里，历时两年多，眼前他梦寐以求的“小天堂”垂手可得，但身为全军统帅的杨秀清迟迟还不下达攻城的命令。正如一个兴致勃勃的踏青者遭到意外的雷雨，天王扫兴至极。

他低头沉思着。人去屋空，形单影只，心中不免感到孤独。走廊上响起脚步声，匆匆往这边走来。侍卫们没有阻拦。洪秀全精神一振：“但愿是清胞！”他盼望着东王的到来。

“咦，人呐？”伴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清脆的问话。

用不着抬头看，洪秀全便能肯定来者是他的妹妹宣娇。果然，一阵白光闪过，身着缟衣素裙的洪宣娇大大咧咧地迈了进来。

“三哥，”她走到木台前，喊了痴愣愣的洪秀全一声。

“细妹！”洪秀全轻击椅子扶手，不满地制止道：“这是乜嘢话①！”

---

① 乜嘢，广西土语，意为什么、怎么。

宣娇掩口笑道：“你明明是三哥么。”

洪秀全兄妹五人，长兄仁发，次兄仁达，他排第三。但是他和好友冯云山创立的“拜上帝会”的教义是这么宣扬的：他本人乃是上帝爷火华的次子，亦即耶稣的弟弟，南王冯云山为第三子，四子是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老五，翼王石达开行六，宣娇乃上帝爱女，其夫西王萧朝贵则称帝婿。当然，这是天上的排行。

天王的脸色严峻起来：“戏耍也该有个分寸，知道么？休得随心所欲！”

宣娇嘟着嘴，做出委屈的样子，拖长声音说：

“好的——二兄。叫你二兄总行了吧。”

秀全兄妹中，只有他和宣娇是一母所出。加之宣娇天资聪颖，所以他对这个细妹十分溺爱。尤其去年八月西王萧朝贵在长沙战死之后，宣娇在二十岁的青春妙龄就守了寡，秀全心中格外不忍。他垂下眼帘，俯视着宣娇，口气缓和一点说：

“你贵为西王妃，又是女军统帅，说话间就要定鼎建都了，日后在人前人后须得端出点架子来，不要叫人小觑了。”

当洪秀全提到西王时，宣娇脸上掠过了一丝哀伤。及至听到“定鼎建都”这话，她突然咯咯地笑起来。天王被笑得莫名其妙，看了看双颊绯红的妹妹，无可奈何地提醒道：

“细妹，这里是朕的行宫！”

宣娇强忍住笑，挺直身子朗声道：

“万岁，臣小妹这边告罪了！”

她睨视着行宫，心中暗暗好笑。她觉得兄长操之过急

了，难免有滑稽之嫌。然而兄长此时的心情她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她把笑意隐进潋潋的眼波中，饱含深情地低声叫道：

“二兄！”

这一声，在天王心海里漾起涟漪。

“细妹！”

听得出，他的声音同样充满了感情。宣娇还敏感到话语之中似乎夹杂着难以言喻的酸楚。

“适才二兄说了，”宣娇同情地望一眼精力憔悴的兄长，“定鼎建都指日可待，你多年的夙愿得以偿还，应该高兴才是。”

洪秀全声音更低地说：“细妹，你过来。”

宣娇刚挪出一步，复踟蹰起来：她的三哥正端坐在代表皇权的龙椅之上，无形中他们被隔在了“鸿沟”两侧。这信息反馈到天王的脑际间，他轻叹了一口气，加重语气说：

“过来，细妹。朕要谕知众弟兄，对你是要另眼相待的。必须！”

宣娇的眼眶情不自禁地润湿了。她又犹豫了片刻，拾阶跨上木台。沉默少顷，劝慰道：

“古人说：‘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二兄触景生情，想得太多了。”

“细妹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天王否认道。“忆及昔日金田结盟，弟兄们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故能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今为山九仞，反倒疏远了。夜阑人静之时，尔二兄常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

宣娇道：“戎马倥偬，各位兄长杀妖心切。何况现下不比

往日，战线拉得如许长，见面的机会自然少了。”

天王摇摇头，说：“云山和朝贵为国升天且不必说。昌胞在北面仪凤门开城<sup>①</sup>，达胞坐阵水军，这二人皆不得脱身，可是清胞大营离此不远，何以竟至咫尺天涯？”

宣娇想了想，说：

“二兄所虑失之偏颇了。试想，七十万弟兄尽在四兄胸臆之中，南京又是天国行将建都的城池，四兄身不由己，这是情有可原的。”

秀全淡淡一笑：“你呀，细妹，总是这般宽容。”忽然他话头一转，问道：“清胞近来对你可曾有过乜嘢表白？”

“二兄！”宣娇羞得满脸通红，嗔怪地嘟哝道：“这事……小妹自有主张。”

“是啊，你也不小了。这等事二兄再不该为你操心啰。”天王神色黯然。

沉默。偶尔有冷枪声挤进耳鼓。

过了好一会儿，宣娇问：“二姊呢？”——这是指她的嫂嫂、秀全的发妻赖氏。两姑嫂在家时相处得原是很好的。

秀全答道：“日前朕的大腿上害了疮，又正月宫<sup>②</sup>用嘴吮吸，可能是病从口入，这两天一阵冷一阵热，朕嘱她好生卧床休息。”

“真难为她。”宣娇轻声说，“小妹这就前去看望。”

说罢欲施礼告退。

---

① 太平军挖地道之谓。

② 秀全以太阳自居，故称想象中天堂之妻为正月宫，赖氏则为又正月宫，亦称大姊二姊。

“还有……”天王欲言又止。

“有话你尽管说，二兄。”宣娇感到诧异，“是不是二姊她……”

“不不，”天王连连摇手，“朕的意思……”

“二兄尝对小妹说，仁发、仁达二位兄长颡预无能，你只可与嫂嫂和小妹推心置腹。但凡二兄吩咐的事，无论从天国的角度还是用洪姓的眼光衡量，小妹都是责无旁贷的。”

四目对视。须臾，秀全仿佛下定决心似地，用商量的语气说道：

“能否劳细妹去清胞帐中查探一番？……”

秀全的口吻和神态都显得那么不自在，跟常人眼中那个刚愎、自信、冷漠、严厉的天王判若两人。宣娇不便推诿，而且她也不愿拂兄长的心。

“二兄见外了。”她正容道，“当然可以。”

天王舒了口气，怜爱地凝望着他的细妹，颌首笑了。

出了行宫，宣娇缓辔徐行。从内心说，此行是与她的意志相悖的。并不是说这样做的本身显得有点不那么光明正大，她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关键在于，她不想跟杨秀清接触——况且是主动到杨秀清门上去。

远处龙盘虎踞的钟山和石城墨染一般，失去了白日里雄伟的英姿，数箭之遥的东王行辕反而显得气概不凡。从宽阔的长江江面吹来的强劲的北风刮得行辕四周的东王的大旗发出裂帛般啪啦啦的响声。标志东王权威的四盏号灯高竖在黎明前的夜空，炫耀地向四面八方放射出桔红色的光芒。

马蹄得得，沉稳而有节奏。城池、山峰、军营……这一

切是那么熟悉。在哪里见过这壮观的气势？——武宣、永安、桂林、长沙、武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是的，在永安，跟朝贵一起夜巡。不，是在武昌。也是这么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杨秀清足足缠了她两个时辰……得得的蹄声敲碎了幻觉，敲碎了逝去岁月的梦。

近了，近了。不知为什么，东王的大营霎眼间灯火齐明。那镶着绿色水纹边的黄绸大旗上，“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几个大字神气地摇摆着身躯。宣娇十分腻烦这种装模作样的做派。她勒住缰绳，蹙起眉尖打量了一小会儿，猛地扬鞭催马疾驰过去。

这里的气氛跟天王行宫迥然不同。东王统下的六部尚书、簿书、参护、仆射穿梭不息，显得十分忙碌。

中军帐前，簿书曾水源迎上来，垂手向宣娇请安。

“去禀告四兄，就说我有事求见。”宣娇跳下马背，双手扭绞着马鞭说。

“九千岁命卑职专意前来迎候！”

仿佛真有什么神灵附在杨秀清身上，他对正在发生或者即将降临的事都有一种先知先觉的特异功能。宣娇晒然一笑。

“西王娘，请——”曾水源恭谨地说。

宣娇没有动身，只是一味端详着曾水源。每次跟眼前这个年轻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都会感到一阵无端的烦乱。是这个英俊的后生曾经长期跟随朝贵作战，还是朝贵在长沙中炮后他冒着流矢救护主将的行动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太深的缘故？宣娇反来复去地想过。但是，答案终归是一个大大的“？”。而且越是如此这般没完没了地自询，越有感情失重

的感觉。上月在武昌，一个静谧的黄昏，她从杨秀清那烫得足以熔炼金属的情话中挣扎出来以后，一时难以入睡。她步入花园，独自在暮色中彳亍。月亮还没升起来，大自然奏鸣出的和谐的音乐，在花木凋零的园子里安静地流动着。渐渐地，这奇妙无比的声音沁入了她的心田，如许顽强地驱散了杨秀清留在她心中的余波。她煞费心神地捕捉着这悄无声息但诱惑力却极强的声音。终于她清晰地听到了——那是自己血液的奔腾；她终于实在地触摸到了——那是自己青春的心脏在搏跳。这时，那奔腾的血液和青春的心脏混合成一个精灵，一个扑朔迷离的幻象。当她意识到这一切都跟曾水源不无关系的时候，她被自己吓呆了。打那以后她竭力回避着这个官职卑微的年轻人。然而她深切地体会到寂寞和痛苦与避免接触的努力，恰恰是成正比的。“朝贵哥的灵魂还在天空游荡，便开始想入非非，你呀你！”每每她哆嗦着谴责自己，用以平息心灵的震荡。但当她一见到曾水源时，脉搏又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跳动的频率。

“西王娘，请——”曾水源第四遍重复着这句单调的话。

宣娇猛地打了个寒战，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不知是真的不曾看到，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对于宣娇的到来，杨秀清连头都没抬，板着脸继续听取圪瘩们的报告。他不时插上一句短促的问话或简捷地提出一两个问题。于是，人们根据这些指示又去搜集新的情况。

“四兄。”宣娇觑准一个机会轻唤了一声。

东王离座向宣娇走来，与她保持一定距离站定，笑容可

掬地说：

“乜风把西王妃吹来此地？”

“小妹手下八百女兵摩拳擦掌，急着攻打南京，逼定宣娇前来请战。不知四兄这里何故迟迟不见动静？”宣娇睥视着杨秀清，装出很轻快的样子说。

杨秀清以手加额，眯巴着眼笑道：

“西王妃何时学会使桥水<sup>①</sup>了？”

“怎讲？”宣娇歪着脑袋反问道。

“明明是二兄急不可耐，派你来当一回细作，不是使桥水是什么？”

杨秀清从宣娇的脸色上看出此话一语道中，感到说不出的畅快。他斜睨着宣娇，喷然一阵大笑。

宣娇先是一窘，旋即镇定下来。她走了几步，用马鞭在东王的案桌上噼里叭啦敲了几下，大声说：

“二兄要得知战局进展，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派一个弟兄过来问四兄一下就可以了，何须宣娇装神弄鬼？再说拍门投石乃是四兄拿手好戏，宣娇怎敢班门弄斧？”

击鞭的节拍和琅声的话语收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宣娇益加快活地笑了起来。杨秀清打了个愣怔，接着突然用力拍了几下巴掌大笑不止。宣娇露骨的讽刺，东王不仅不恼怒，相反倒觉得仿佛得到一种补偿。

“何时动作？四兄！”宣娇乘胜追击。

杨秀清探过身来，诡谲地小声说：

---

① 即耍计谋。广西贵县一带方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还等什么？”宣娇急切地问。

“老亲爷爷<sup>①</sup>！”东王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耳语道。

“什么？等天父！”宣娇急扯白脸地嚷道，“四兄！师老必疲，气可鼓而不可稍泄！”

杨秀清冷笑一声，没有回答。

宣娇正待分辩，只见东王的亲信侯谦芳气喘吁吁地奔了进来。杨秀清用一个跟他的身份不相协调的动作窜了上去，一把攥住侯谦芳的手腕，仿佛怕他突然飞走似地。侯谦芳的胸膛急剧起伏着，张大嘴巴呼哧呼哧拉开了风箱。他想说什么，但一句都说不出来。最后他冲着焦灼的东王狠劲点了点头。“天父！天父啊！”杨秀清呐呐道。他的脸色陡地变得非常苍白。

总攻的时刻终于到了！

他把宣娇晾到一边，稳步向案桌后面的椅子走去。

“通，通，通，通”——与此同时，帐外四声连珠号炮惊天动地。

俄顷，杂沓的马蹄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问答“口令”声、马嘶声和脚步声频频响起。一部精密的战争机器在东王的操纵下紧张而有秩序地转动起来。

这一切发生在短暂的一瞬间，令人目不暇接。宣娇久久地盯住杨秀清那棱角分明得近乎冷酷的面孔——这张脸是力量 and 智慧的结晶，叫人一看就会受到强烈的感染。她目不转

---

<sup>①</sup> 太平军口语，即天父上主皇上帝。

睛地看着，直到双眸发涩、发酸。

“通通通通”——号炮再次响起，中断了宣娇的遐想。

杨秀清踞坐在太师椅上，双目紧闭，样子象是昏迷过去了。这阵仗宣娇司空见惯。它表示“天父”借东王的肉身下凡来了。

早在五年前，太平天国的奠基人冯云山以“谋反罪”下狱，为了团结广大的拜上帝会众，杨秀清和萧朝贵借鉴了流传在广西浔州府一带的“降僮”迷信形式，伪托“天父爷火华”和“天兄耶稣”的名义，先后取得了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宗教特权。刚才杨秀清已明白地告诉了宣娇，他在等“老亲爷爷”攻城的谕旨。令宣娇大惑不解的是侯谦芳究竟带来了什么消息，从而加速了战斗的进程。

以天官正丞相秦日纲为首，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殿左一检点黄玉昆、殿右二检点陈承谔等一班高级官员齐刷刷跪倒在“天父”脚下聆听教诲。宣娇虽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地跟着跪下。

侯谦芳对“天父下凡”的程式可谓熟矣，俟众人跪定，便念念有词道：

“小子小女跪在地上，祈祷天父皇上帝恩怜救护，时赐圣神风，永不准妖魔迷蒙；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侵害。小子小女实有过错，致劳天父亲身下凡教导。恳求天父赦宥。”

静。

“朕——”养神片刻，“天父”开言道：“此来无他。专意攻取地上小天堂南京一事。”

再次静场。

“天父”将声调提高三度，继续说：

“天历二月初二日<sup>①</sup>，圣兵兵临南京城下，连头带尾算，到今天才十三天。可是尔众小中间，竟有人猫抓心一般，守不得穷，耐不得富……”

宣娇偷偷抬起头来，越过跪在前头的秦日纲的脊梁，瞄了“天父”一眼。殊不知“天父”的眼缝中也射出一道雪亮的的光芒正望着她。她原本就对“附身传言”的把戏甚为感冒。萧朝贵生前被她逼问不过，曾悄悄告诉她，彀中奥妙仅在于耳聪目明。只要事先掌握了某人某事，便可在“下凡”仪式上抖落出来，宣称“天父”、“天兄”在高天洞若观火，“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她一向对此道不以为然。杨秀清指着和尚骂秃驴，宣娇不由忿忿然起来。她干脆大大方方地昂起头直逼“天父”。这一着是“天父”始料不及的。他老人家的目光抖了一下，飞快地阖上眼睑。宣娇忍俊不禁，抿嘴乐了。

“木茹牛<sup>②</sup>！”——“天父”用纯熟的广西方言破口大骂。

宣娇几乎把脸埋进怀里。她紧咬嘴唇，担心笑出声来。但她越想越觉得开心，到底“噗哧”一声笑了。

---

① 太平天国以干支纪年，但改“丑”（讳言“丑”）为“好”，改“亥”（讳言“害”）为“开”，改“卯”（讳言“有”）为“荣”。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初二日为公元一八五三年三月七日，清咸丰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本书沿用太平天国纪年，偶有例外，可参阅书中内容。

② 广西方言，傻瓜之意。